



收入分配改革

代表委員憂貧富懸殊 影響社會穩定

破殼欲出

中國經濟發展蓬勃，但貧富懸殊、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也日益突出。今年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再次將收入分配改革問題列為「改革重點」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均認為，收入分配改革是整個改革進程中繞不開的難關與天險，它既關係到經濟發展路徑，也影響到社會穩定大局。這項屬於調整社會利益的改革，既不能猶疑，也不能冒進。稍一不慎就會引起混亂，反而會耽誤改革進程。

■兩會報道組 莫豐齊

收入分配改革路線圖

1.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。完善工資制度，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，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。
2. 創造條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。
3. 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的全民共享機制。
4. 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，嚴格規範國有企業、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管理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，促進機會公平。
5. 規範收入分配秩序，有效保護合法收入，堅決取締非法收入。

■資料來源：2012年3月5日《政府工作報告》



■政府機關收入高，逢公務員招考總會人山人海。圖為考生等候進入考場。 資料圖片



■國資委前高層表示，中石油有100萬名職工，按贏利能力來分配。圖為中石油青海油田尕斯庫勒油田一角。 資料圖片

近兩屆兩會的網絡調查顯示，收入分配改革，縮小貧富差距，一直高踞兩會熱點榜首。這項改革的呼聲，在本屆兩會代表委員的討論當中，顯得最為熱烈。本報記者所見，自從3月4日開始，政協經濟界別第36組的小組討論，主題就是收入分配改革。

經濟專家：效率足夠欠公平



■劉克崙

主要圍繞「效率」開展，而「公平」的改革，展開深入不夠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（海南）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今年的提案依然關注收入分配。他在2010年的兩會首提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」，已連續第三年關注此話題。

「兩個高工（高級工程師）不如一個機關勤雜工，三個高工不如一個小學教師。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。」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、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說，同是部隊轉業人員，從企業退休和從事業單位退休，待遇會截然不同。



■遲福林

政協委員：財富集中度過高



■蔡繼明

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也認為，總體收入差距過大，財富集中度過高；企業和政府收入增速快於國民收入增速，居民收入增速慢於國民收入增速；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重過低。

堅尼（基尼）系數是反映居民分配收入差距的重要參考指標。劉克崙說，中國基尼系數已多年未公布，這是為什麼？現在應該公布了。他參照世行的數據，基尼系數的國際警戒線為0.4，中國在2000年就超過了0.4，而且逐年上升，2008年就到了0.47，「已經到了拉美國家的上限」。

民企老闆：有人吃肉卻罵娘

當然也有委員、代表對「收入差距拉大」表示質疑。全國政協委員、黑龍江省工商聯副主席、億陽集團董事長鄧偉表示，這些年，大家的收入都漲了，國家漲了，企業收入漲了，個人收入也漲了，卻有人吃着肉罵娘。鄧偉又認為，基尼系數指標不太適合於中國。因為二元社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很大，城鄉差距這是基本國情。基尼系數應該按城市、農村分別計算。

不過，劉克崙則反駁：「說大家收入都提高了，這是絕對額。但是，提高的幅度，差距很大，所以才造成了個人收入中差距加大。」目前，國家、企業、個人這三大部類的收入中，普通個人所得過低，企業增長過快。國家稅收增幅明顯高於GDP的增幅，居民收入增幅明顯低於財政收入與GDP的增幅。這是連續多年的趨勢。

據《中國統計年鑒》數據的測算表明，從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看，1992年至2007年，中國政府部門收入增長了9.36倍，企業部門收入增長了10.36倍，居民收入增長了7.66倍，而政府收入未包括現實中大量存在的各種非預算收入。初次分配已有明顯拉大收入差距之勢。不過，去年農村居民實際收入增速比城鎮居民高3%，城鄉收入差距有所縮小。

收入失衡窒礙消費增長

當前改革面臨的突出問題，是利益關係失衡，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。這不僅社會很容易出現問題，而且拉動消費與經濟增長，完成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的計劃也會落空。所以，代表委員們認為，當前推進改革刻不容緩。

「經濟結構失衡，分配上出現較明顯的分配結構失衡，這造成了突出問題。」全國政協委員、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劉克崙認為，它們可能會是今後各方面矛盾的「根」，收入分配改革已經到時候了。

收入分配改革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關鍵因素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（海南）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，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沒有大的突破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是較困難。

跨越「中等收入陷阱」

鄧小平在「南方談話」中提出要研究「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共同富裕這個問題」，遲福林認為，就是「現在」這個時候。貧富差距由多種因素導致，有改革階段性的因素，有改革不到位的因素，也有改革被扭曲的因素。唯有此項改革成功，整體改革才算成功。



■李家祥

有資料顯示，「十一五」期間，中國人均GDP接近4,000美元，躋身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。人均GDP在4,000美元到1.1萬美元，有一個「中等收入陷阱」，很多國家沒有成功躍入「發達國家俱樂部」，原因是經濟結構出現問題，少數人佔有社會大部分的財富，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，內需無法被拉動，經濟成長不能進入可持續的軌道。中國現在正站在這一節點

上，的確應該設法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，真正做到強國富民，跨過「中等收入陷阱」。

民航局長籲勿失時機

全國政協委員、國家民航局局長李家祥也說，在改革方面，應該形成這樣一個共識：一個國家，如果等到「都認為要改革了」，可能改革的機會已經沒了。改革狀態，往往不是在多數人贊同的情況下，而是在少數人意識到的時候要動手，中國收入分配改革，有些問題大家都已經看到了，關鍵是要下決心，不能拖。

劍指壟斷群體 李榮融即場反駁

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從哪裡突破，如何突破？代表委員們有諸多看法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劉克崙將矛頭首先指向了中國財稅制度。劉克崙參與了1994年財稅改革制度的設計。他說，當時改革要實現兩個目標，即提升財政在國民經濟收入比重，提升中央財政佔全國財政收入比重。「這項改革，在當時是非常合理與及時的，但現在看，已經有18年了，中國一些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。」所以在這個時點上，應該對它重新進行評估。下一步的改革，財稅的改革，主目標是調節國民收入，次目標是幫助調節經濟結構。調整稅制結構，降低間接稅的比例。積極財政政策要往民生、基層落實方面走。

另一個焦點，是壟斷群體。劉克崙認為，近年企業收入增長比個人與國家都快很多，而在企業這一塊中，中



■李榮融

小企業困難多一些，壟斷企業的日子卻越來越好過，這有失公平。

「利益壟斷群體」之說相當敏感，劉克崙的說法在小組討論時，當場遭到全國政協委員、原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的反駁：「你講這句話的前提是什麼？分配應該按什麼分配？分配說高說低，你有統計嗎？國企加工資應不應該？要看企業對社會的貢獻！中石油有100萬名職工，國企養了多少人？企業根據贏利能力來分配，現在不少人說銀行薪酬高，但與外資銀行的比，算不算高？」

不過，壟斷行業利潤過高的問題，代表委員們多有微詞。全國人大代

表、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也認為，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，一是制度不完善，比如說壟斷行業的收入過高；二是個人能力的原因。造成分配不公的環節很多。全國政協委員、國家民航局局長李家祥把矛頭指向了貨幣政策。他說，現在有錢人存錢少，家庭存錢比例高的往往是窮人。目前的「負利率」會不會進一步造成不公，造成了對弱勢群體的更大不公？

漸進改革免矛盾激化



■鄭功成

全國人大常委、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說，調整收入分配的路徑，初次分配是重點，二次

分配當優先，在注重初次分配、優先二次分配改革等方面同時發力。治本之策是在初次分配改革上，只有切實扭轉勞動報酬嚴重偏低的狀況，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分配格局失衡的現狀。此外，要打破壟斷，變革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制度，縮小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。同時快速推進戶籍制度改革；打破用人單位普遍存在的按體制內外對勞動者區別對待的現實格局，落實同工同酬。但協調利益關係的改革非常難，容易激發社會矛盾，只能小步漸進、逐步優化結構。

二次分配也可以彌補初次分配的不足。全國人大代表、湖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黨組書記趙湘平認為，通過二次分配方式，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，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見效最快的做法。

在具體操作上，鄭功成與全國政協委員蔡繼明指出，要將收入分配的相關指標這個「硬槓槓」，列入各級政府業績考核體系。

政府態度：蛋糕「做大·分好」



■朱麗萍

種種信號表示，中國收入分配改革已經開始「破殼」。

收入分配改革，中央政府高度重視。2011年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指出：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，把社會財富這個「蛋糕」做大，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「蛋糕」分好。今年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再次強調，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抓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，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。

對此，全國人大代表、天津市婦聯主席朱麗萍說，這一系列安排顯示政府有決心攻坚克难，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。人大代表、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分析，總理溫家寶經常說「擴大中等收入階層」，就是重要信號；還有就是增加民生實物性投入，比如說去年開始的貧困家庭學生的免費午餐，國家投入160億元人民幣。

改變不易 起步就好

不過，葉青提醒，收入分配改革不是劫富濟貧，既不能把高收入的部分砍掉補給低收入者，也不能把高收入降下來，人為地搞成（擴大）中等收入，重點是要把低收入者，提高到中等收入階層去。

此外，分配格局的改變往往不易，目前的分配格局是30年來形成的，改革需要理性、穩妥地推進，解決問題需要有一個過程。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（海南）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，可能需要10年、20年，關鍵是起步需要好的方案，現在是起步的重要契機。